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清獻集卷十七

宋 杜範 撰

跋

跋陳兄春臺賦

身履者其詞稱志羨者其詞侈夫自成康政熄雅頌音微春臺不作久矣君殆有志成康其君民者耶余讀是賦疑其侈而未稱也為之慨然太息嘉定癸未二月二十五日

跋羅文恭公薦士疏

國家中興愛養人才至淳熙間名賢彬彬輩出公上接流緒下植風聲汲汲振滯寸善不遺今讀此編羣才畢萃何其盛也自公云亡諸老亦相繼凋落公所薦引者其顯用十無一二而時事日新矣由公而前若此由公而後又若此然則公之云亡葢實關於世道之一變也為之掩卷太息癸巳季秋二十七日

跋倪文節遺奏

道喪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磊如公者不能以一二數當淳紹間駸駸嚮用未幾屢踣屢起至嘉定更化名用諸老濟濟在廷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復屏居十年閉門著書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與世相忘者至其親藁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四維之論氣不少懾所言未形之患無一不酬使公之志得行於時豈有二三十年穢染壞爛不可收拾若是其可痛哉公之出處關於

世變者不小矣子為戊辰進士時公知貢舉嘗旅進一見凝然氣貌使人望而意消今幸與公之季子祖常為同僚遂得公之遺奏讀之慨歎世變為之三太息而書端平三年季秋有事于明堂之明日天台杜某

跋義約規式

余每歎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几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

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徧吾邦矣余雖貧亦願助焉喜而為之書是歲夏重午前十日杜某題

跋項文卿孝行錄

余尚記三十年前項君文卿館于余族與余兄弟交知其為時文師也余讀是書凡古人孝悌言行蒐輯無遺且聞其事死如事生將終身焉余始知其為篤行君子也時文以釣利禄得不得命也而率以隳行喪德孝悌

之道天理根之以生人極因之以立充之足以為堯舜違之不足以為人人而從事於斯時文蓋不足言也微是書幾失吾文卿為之掩卷拭淚自痛不惟有愧古人其有愧於文卿多矣使家有是書熟玩而深體之則消暴慢之氣長順睦之風人倫其有不厚教化其有不美耶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康吉堂富藏古賢名帖而於文公二帖尤所珍愛世之

尚異挾奇借耳目之玩者決不解此余觀軸尾所誌考訂紹興事為詳公之前帖殆可句釋不得不然之論言巽而旨微矣後帖莫知何時有黨無黨所不敢聞細玩斯語其關於世道尤可深慨逢吉珍愛此帖更為予訂之嘉熙元年夏五至日杜其題

跋夏迪卿墓銘　水心撰　楊慈湖書

夏君登第時余尚幼自家塾抱書夜歸父母輒撫之曰勤讀書夏君居然上第矣余自是聞君姓字心竊榮之

既長欵其門即其人寡詞淡容退然若不自有其榮者人固謂君之家以厚傳君之天以厚報其榮顯殆未艾也而事廼不然何耶今得此銘肅容以觀翼然如入靈祠讀古刻而瞻嚴像也於是君之榮未顯于其躬者乃組繪翰墨間且不朽矣是之謂未艾者非耶葉公擅一時文章之柄人之願榮其親者往往求輙與未聞楊公肯為人作字而亦矻矻無所愛肯又所以榮其親者加於人一等矣其吏以家傳之厚而篤之則報之畜於前

者將大修於他日人之翰墨又何足以為君重嘉熙元年中秋日立齋杜某書

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揚相如忠佞之言而積忤生憎也萌於此此力爭之九齡所以得罪媚柔之林甫所以見用而卒以危社稷也歟

跋楊慈湖為陳孔肅作修永室記且自為之書

孔肅名室之意深矣蓋知道遠難至而欲勉強力行以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廣其說至無思無為之妙其旨幾於過高且修之為義似亦未之及然觀其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以見其所存不惰而隨寓有則學者因是以收斂此心而日加存養焉豈非所謂脩己以敬者耶孔子曰俛焉孳孳斃而後已余與孔肅尚其勉之

跋應艮齋祠堂文

余齠齓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誨言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固莫啓以至白首也吾鄉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之典則者實自先生始余方將求其遺文以究其奥義而先生之季子某示余此編披卷熟讀深歎一時師友相與之意然遺文散落之餘寶藏于家者尚多有之當繼是以請

跋徐季節文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嗟夫形天地間皆實理也物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公之文公之實也知公之爲重者可不摭其實而步趨之哉不然崇而衒之夫奚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杜某書

跋鄭簡子求書陳情表後

右李令伯陳情表杜某為鄭大惠書書已而言曰令伯非義不仕晉而利祿之誘終不足以奪其孝愛之情吐出肺肝字字痛惻後之讀者無不廢卷興歎而況事有適類情有甚同如鄭君者乎噫令伯之陳情令伯之不得已也顧安知後千載而有戚戚於心撫事悲慨至於屢訴而不能自已者豈昌黎公所謂曠百世而相感不自知其何心者耶余既書之又重為世之忍心背德者媿也嘉熙戊戌重午後四日識

跋薛倅漫筆

余屏居山村耳不聞户外夏翼父歸自東嘉袖二車薛君詩什訪余乃知其為樞使公之令子也赫赫鍾鼎之家乃興入煙雲思涵月露翛然幽人雅士之韻若是耶金璧爛爛置古罍洗其間珍玩錯陳俱不俗矣余不但不能詩亦非知詩者秋風搜桂夜氣澄欄命酒半觴閲漫筆一二篇便覺塵思辟易其如别友人事入唐人奥處七言句格尤多清古昔人投軀破的之論料是工夫

更放精熟耳未識知詩者以爲如何嘉熙戊戌中秋前十日杜某識

跋蔡夫人墓銘

婦無二夫義也知之難守之尤難茍能知而守之矣則絕部使者之請非難也非夫人之難而是銘乃表而詫之若其所甚難者何哉嗚呼管仲魏徵猶在君子之後而世之背義以貴者總總也觀斯銘也亦真見其不足貴矣

跋張子善詩

張子善爲吾鄉佳士幼嘗游學于吾宗所處之室纔數尺終日危坐挾冊足不越限外有笑侮其旁邈若弗聞世之樸固有之其真純靜朴如子善者葢寡余昔也甚愛而期之譬之美玉追之琢之可以爲圭璋譬之良木削之斲之可以爲棟梁不然或小其用而以之資玩好耳目之娱是負天之所厚而褻之也一别幾三十載今幸再會于白山之塾繼攜其詩什訪余暇時讀之其詞

端哀哀可以想燈火蒐獵之富可以見一時好尚局清婉之調於狀情寫物之間此則子善所不爲也殆未知胸中抱負爲圭璋乎爲棟梁乎然借詩章諷詠欲以貫一時之譽其用亦小矣子程子曰參也以魯得之魯則鈍而難入何以得道子善試思而勉之余以疇昔之愛敬輙致朋友之規云嘉熙三年二月八日

跋夏子壽墓誌銘

吾鄉爲善而報稱之者惟陳公經仲而夏公子壽亦其

人也余幼也肄業于常豐閘之東與之鄰嘗接其貌聽其言聞其行事有古人重厚長者之風時其子迪卿已登顯第矣今讀秀巖之文觀漫塘之畫爛然相輝如美玉而藉之以藻也於是夏公之德之名愈彰顯於後世雖然公之為善豈矯矯自衒以求顯者哉不自求顯而天顯之人顯之世之為善者可以觀矣

跋趙十朋文集

余自幼聞趙公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

可想其飄逸不羣之韻然公之文尚多一散於狂寇之虛再散於權臣之㬥今其所有十無二三何造物者不惟窮其身而且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内外兄弟方其在朝聲燄赫奕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在翰墨間

題晦翁書楊龜山贈胡文定公詩後

欲驅殘臈變春風惟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

鬬雪好藏清豔月明中

文定公當國家多難驅臈變春正其時也今讀公春秋傳義及其他所著書其正大之識英嚴之氣凛凛乎幾欲鬬精神於風雪之間者龜山恐其無以成廟堂咢實規以是詩殆與明道所謂熙寧新法諸公不得不分任其責同意雖然龜山嘗用於靖康之初尋即去國春未及變而清豔絕於藏矣道之不行命也夫爲之三太息

而書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余自少讀出師表輙爲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括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己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某書于宛陵郡齋

題范滂傳後處靜所書

自古名節之士未有烈于東漢者人之好莫如生惡莫如死而孟博乃好義甚於生惡惡甚於死雖母子天倫至愛亦不可奪是果何為哉哉以聖賢處死之道誠有未中節者然其勁心義氣凜凜與秋日爭光照耀千古不可蕪沒殆未易輕訾處静喜為長句意其麗詞軟語似無鐵石心腸乃援筆書其傳求予著語豈寓言玩世而胷中所存固不若是耶

跋處静

如死灰如焦穀靜矣而不足於動動輙差持筆老子豈非欲處靜於動耶子程子有言動亦定靜亦定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

跋陳君墓銘　孔肅求

南山陳氏兄弟聚爨怡樂衎衎為鄉人敬羡今觀趙魏二公誌銘乃知尚義篤友至文字之訓亦形於閨閫之間遺芳所沾世載其美也固宜俾此意久久弗替則於二公之文將益有光矣嘉熙庚子上元後五日里人杜

某題

跋梅都官真蹟後

右都官梅公真蹟也本朝以詩名家自公始廬於斯墓於斯去今二百年邦人尊事如一日訪其遺蹟惜無存者通守尹君惟曉博雅好古求越中所藏鑱之置于祠繼是登斯堂者瞻其像誦其詩如見其人亦可以油然興起矣嘉熙庚子暮春晦前三日天台杜某

跋韓仲和尊人墓銘

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蕺山隱處
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
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閲歲暇時從容道
其所學與其平生立作大槩既又出其先大夫銘文示
余葢慈湖楊公之文之筆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靖
春劉先生得實之一字爲終身受用蕺山弘之以行于
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墜余聞之肅容起敬嗚呼天
道流行物與無妄人之生天之實也棄其所以生而憑

虛以欺世飾假以幸功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於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於是乎書

跋翁處静詞

余拙於文於樂府尤所未解今觀翁君時可之作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著豈非游戲翰墨之妙耶余固未解殆類飾寶玩置窓几間未嘗不以爲珍也然柳周輩凄情麗句後之爲樂府者多之而蘇黄諸公愛惜文士如金璧乃寂不掛口此亦余所未解時可

試評之時可以處靜自號云

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名處恬自號雲岫

陶詩平淡閒遠韓詩英健瑰傑如天球神劒不同其爲器而同其爲寶也何君智父於二詩皆有和篇尚友之志卓矣豈徒模擬其近似而出入於二者之閒耶追和古作自坡公始其和陶詩至得意處自謂不甚愧淵明嗚呼愧不愧他人不得而知也公獨自知耳然則智父之詩吾又將何以措吾辭淳祐改元三月立夏後三日

天台杜某題

題周氏記義倉規約後

墳墓非子孫莫保而壞之者亦子孫也不一再傳貲分户別而墳墓則衆共之百年松檟爭尋斧斤樵伐已荒棄不復顧久之則為古墟固有服未盡而莫知其墓者蓋不獨貧窶為然薄俗至此良可哀痛周君雖貧乃能為當人所不能為自曾高而上苟有域兆可尋皆立石而誌之捐己產以贍守塋詳規約以期永久屬鄉之篤

行之士戴君彦肅為之記以詔後人真可厲薄俗矣義風既植使人皆不忘其祖則孝敬其有不行宗族其有不睦者乎喜而為之書淳祐改元孟夏中澣

跋姚君墓銘

余自幼寡陋而鄉之善士至有不及識不及聞者瑶溪距予家不百里今始識姚君於度公銘文中公武夷門人為時名卿其言君之厚德有根據若此信為鄉之善士矣獨予之寡陋良可恨夫

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

征商非義也商不病其征猶義也而今之司之者與禦人於國門何異漫塘先生為是箴贈居父汙吏態狀曲盡形容然豈惟司征然哉由司征而上可以動目酧心者何可勝數利慾之昏天壤易位孟氏謂上下交征不奪不饜則賊民之禍又特濫觴耳居父服是箴以惠于婺又將推是箴以宰南陵自是而為郡守為監為藩帥所莅愈大所及愈廣義行而仁浹下輯而上寧人賛而

身顯是之謂以義爲利其與燔身之貨爲何如哉居父天族居漫塘之鄉而知所師敬明於義者也余特因是箴而暢繹云耳淳祐改元夏五晦前二日書

跋劉漫塘墓銘

余曩尉金壇獲拜公於漫塘之上不旬日輙一往往輙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涖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殆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去金壇迨今三十餘年公之風

裁愈高朝廷之尊顯愈至天下之仰望愈不可企及一代偉名流芳無極而予碌碌周行塵出坱入恐終不異於庸人冀間砭劑以起痿蹷則九原不可復作矣又未知尚能不負疇昔之教他時可復見公於地下否也讀蒙齋銘文為之雪涕而書時淳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

題呂中岳所藏諸賢辭案賚帖後

辭賜賚特一細事耳同列相資無敢專決其於朝廷大

政和東氣象不言可想嗟夫今不復見此矣安得若人者相與共籌天下事哉淳祐二年春分前五日天台杜某書

跋戴神童 顏老 文藁

童科之設以其神也世無楊晏強教以揠之苗而弗獲且殄其天何以為神今乃有神如楊晏而天為殤子者耶余昔訪戴君見其子容貌豐秀步趨詳雅固以遠器深期之嘗語戴君曰此天下良寶也一第不足溷而子

宜以經史華潤薰浸而茂悅之以需其成謹勿以世俗干祿之文揉其心扼其膽而使之制而不得騁也去之曾幾何年今乃徒見其揉心扼膽之文而其人則已矣嗚呼天下良寶天所神也而光采輝發僅止此耶九齡與玄昔賢所痛玄可使與也齡不可復與也悲夫然神之者天也殞之者亦天也雖悲痛奚益淳祐癸卯中秋黄嵓杜其書

跋戴君玉詩藁後

君玉攜詩卷示予予不能詩且不暇讀姑閲數闋見其斵辭抉意嚴而舒瘠而腴時有饋西湖霜螯者風味近是為之命酒長吟浩然一醉恨坡公嘗䂊柱而未嘗此也昔人謂詩能窮人又謂詩窮乃工君之窮其詩之為耶君之詩其窮之為耶或謂詩以得窮又將以療窮抑信然否因醉而書淳祐癸卯九日立齋杜某

跋晦翁與趙 闕 書

黄嵒趙君鏘袖朱文公遺墨訪余因得以知剡尉君傳

家之懿元祐中丞孝行忠節載在國史使人聞風斂容嗚呼紹聖黨禍雖雪於紹興而偽黨之端又熾於慶元矣距文公題筆曾幾何時讀中丞追贈之辭為之三歎閩剡尉以廉稱于時而其子乃不免於困窮憔悴亦可念也淳祐三年十一月

書馬處士墓銘後

馬君椿孫以其先處士事狀求予銘余以宂弗暇處士徐雲臺之妻之弟也好義如狀銘之為宜而又欲予著

語其後亦贅矣辭弗獲遂為之書淳祐三年十一月

跋鶴山書李制置闕及實齋銘後鶴山書云有宋公忠廉直

李公之墓實齋於四字各為銘

李公威信著于兩淮余昔也聞其名恨弗及見今公之李子來尹嚴邑介然清白之傳余與邑人均拜公賜一日示予以鶴山之篆實齋之銘俾予書其銘將併其篆以鑱諸石顧何敢辭竊謂四字之義各有攸屬而大本所係惟公一字耳公仁之則義之輿也私意不立一循

乎正亦安有不盡其心而或陷於貪且枉者哉仲子伯宗不足為公道而事君一念亦加令尹子文一等矣以二公之品題余益恨昔之弗及見也淳祐甲辰秋七月既望立齋杜某書

跋邱木居葉世英序後

孫真人有言鍼灸之功過半於湯藥而近世之醫往往按方言藥為灸者少為鍼者又加少何哉難易之勢殊而遲速之驗異也木居謂葉兄長於鍼灸豈嘗讀黄帝

岐伯諸書果能測經源而扶危弱者也余非深知葉君者以未居之言為信淳祐甲辰重陽前一日黄山杜某書

跋鄭樂齋墓誌 安道尊人 戴彦肅撰

余不識鄭君識其子鎮安道余甚愛安道亹亹好學研味理與自拔流俗固疑其必有家庭詩禮之訓今觀彦肅之誌言其教子程律甚嚴不使專業舉子且以樂自名其齋有取於修慝之義其志尚卓矣有是子也亦宜

矣哉里人杜某書

清獻集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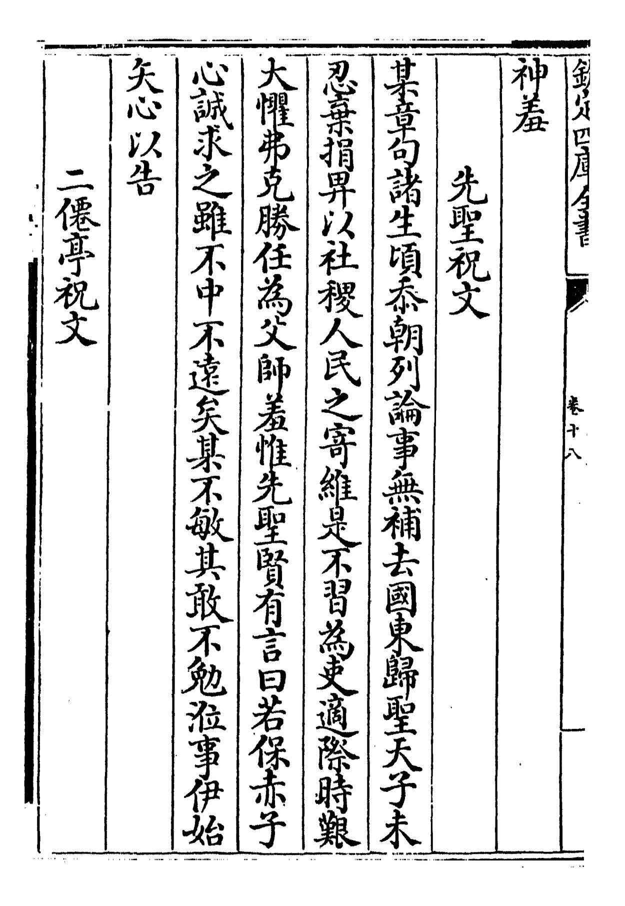
清獻集卷十八

宋　杜範　撰

祝文　祭文

謁諸廟祝文

某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艱凜懼弗勝惟神廟食兹土依人而行吏有否臧神聽無爽涖事伊始遵式告虔神其孚祐于下使時和歲豐而守得與千里士民相安於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為



神羞

先聖祝文

某章句諸生頌忝朝列論事無補去國東歸聖天子未忍棄捐畀以社稷人民之寄維是不習為吏適際時艱大懼弗克勝任為父師羞惟先聖賢有言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某不敏其敢不勉涖事伊始矢心以告

二僊亭祝文

維昔謝公甞為郡牧淨練晴綺之句迨今為此城絕唱
後數百年間謫僊來遊凡所賦詩於公亦多稱道以謫
僊志氣飄逸孰敢望塵而顧有取於公則永平之體始
出其人愛慕可知矣二僊並祠纔自近歲某切覩遺跡
企仰清風涖職之初一酹致敬

李叅政祝文

某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棘
稟懼弗勝惟神禦菑捍患遺烈在人廟食百年凛如一

日涖事伊始遵式告虔神其孚佑于下使時和歲豐而守得與千里士民相安於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為神羞

社壇祈雨祝文

惟神佐天地以司民極功與天地並某視事方新恪恭致叩冀神以斯民為念請于上帝沛然三日之霖俾蒸民乃粒某實拜神之德

東嶽祝文

洪惟東嶽峙立乎天地之間不崇朝而徧雨遠近者帝之功實與天地並其叨沐上恩甫領藩寄偶際常暘之久深惟農事之憂剡田未插蒔民益狼顧痛心疾首吏莫急焉齊心服形祗告祠下帝其爲請于天亟施霶霈之澤原野盈盈人皆得服力南畝以俟其秋戴帝之恩實維罔極

威德闕　祝文

惟神肖象血食年載罙積隨禱隨應人蒙利澤某沐天

子恩假守邦域承流方新偶值雨闕田未插蒔民且乏食憂民之憂孰任其責終歳所仰始於今日神其監兹速加憫惻雲霓四起爲霖三日十耦一耘從事南陌豐年可期欣欣喜色不惟守得以逃譴而民亦終始戴神之德

城隍祝文

惟神受命於天護是邦之疆土守受命於君亦承流于兹土實與神相依利澤乎黎庶某郡符未合常暘已遇

視事浹旬人猶憫雨矧田疇之未敷諒神必矜其無措
潔已齋心矢詞以訴冀神監是沛然垂賜三日為霖盈
疇沾漬庶乎豐年可期而斯民也優游飽食自今以始
世世其戴神之芘

承烈王武烈大帝李參政諸廟祝文

惟神有功於是邦有德於斯民所以廟貌而血食其被
命來守涖政方新而常暘之暴已幾逾月惟農事不可
緩布疇之徭愆期而閔焉望雨之志不勝其切且亟伏冀

鑒此衷悃速垂霶霈之澤耕者得以服田力穡而庶幾乎秋成之獲其誰不欣欣然喜色而戴神之德

廣惠王祝文

某祇奉上命來守此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常暘作沴農事愆期人情皇皇無所控告惟神職司雨澤廟食于茲人所敬事肯以守之不德而移災于民秉此精誠來叩祠下願亟垂甘霔大慰望霓使耕耨以時禾黍滋殖豈惟守得以逭責而神亦永有依賴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常暘爲沴精禱惟勤曲沐至仁特垂甘澤人均喜色蒔插以時靈貺難酬寸心知感恭陳潔薦仰答真休更兾霖雨繼增常沾膏潤農情大悅晉格豐穰仰戴深聰依罔極

廣惠王祈雨祝文

其假守凋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國脉所關甚大比嘗躬詣廟下控伸憂禱前月末已拜神賜

恭謝未幾而亢旱猶昨播植失時民窮罔訴大王以威德顯靈廟食于兹者幾年矣民生休戚豈不聞知切見數日以來雲氣屢合雨脚欲來尋即開霽若有阻于其間使不得敷澤于下者豈某之薄德不足以事神治民其之精誠不足以昭格上下謬政舛令不足以致祥召和而然耶守有罪殛而去之神之職也以守之罪而移災于百姓將暵數十萬頃而使之不得種數百萬户而使之不得食神之聰明正直恐不若是抑豈此方之人

所以尊事祈望於大王之本心哉守之罪其何敢辭然大王於捍患救菑似亦失職矣憂懼靡寧稽之故實祇迎神駕屈臨府治庶可朝夕躬伸禱祈冀回威聽以霈時雨之澤以活一郡之生靈而某將免于戾亦惟大王之命謹再詣祠庭恪恭以告神其鑒之

廣惠王祝文

某假守凋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所關凜凜旦莫近者躬伸懇禱已拜神賜恭謝未幾亢旱猶

昨式按舊章欲迎神駕禱于公宇方此戒期而甘霔終夕至于崇朝莫不合爪瞻天歸德于神然雷聲一振雨脚隨止今圩田近水僅可車灌稍高之田尚難舉趾更旬日望霓則山壠邱原終於不植民將焉粒神將疇依為德未竟厥有攸譴豈某之薄德謬政不足以致祥名和與抑某之秉誠不純不足以昭格上下歟某敢不省躬知懼然百姓何罪之有用是痛心疾首再詣祠下為百姓祈哀于大王惟大王威靈為一方尊事幾年于茲

願毋以守之罪而移災于民也尚惟念之

龍王祝文

惟神躍淵升天變化無迹興雲致雨功用莫測奕奕靈祠莫一邦域屬以常暘禱祈孔亟神之格思隨賜甘澤惜不爲霖未徧疇陌圩田少濟山田尚圻更冀明靈念我矜惻霈然滂沱南畝洋溢種蒔若雲皆神之錫迄用有年戴德何極

社壇祝文

夏令己中稻苗未立民心皇皇郡計岌岌犇走祈禬我是用急神亦我矜昔宵雨集儻爲三霖應徧原隰惜也遽霽未之溥及遲以旬時種烏可入維社主土福我邦邑盍閔歲艱俾民乃粒興起雲雷掀揭龍蟄既澤高原亦利庳濕百種懷新人裕家給

廣惠王　龍王　社壇祝文

比以旱魃肆虐歲事可虞遍走百神用祈甘澤惟神不以守之始至未有德於民而厭弃之爰鑒其衷有禱斯

應興雲致雨凡至再至三而意猶未艾也千耦一耘西成可望聊陳薄薦少荅洪休更冀時為三日之霖高高下下彌滿充溢則戴神之賜其永無窮

諸廟祝文

某昔焉閔雨已拜神賜芃芃黍苗一穟可冀忽覩蝗孽飛空欲蔽來也何從去也曷因戾胡為不祥念之憂悸豈非繆政感召至是人力易窮捕之非計匪藉威靈曷殲噍類禦菑捍患抑神之事痛心以告鑒此精意善保秋

咸克終大惠

報賽祝文

天子季秋大饗于明堂上帝居歆烈祖來格神靈宴娛克竣熙事迺延誕告于多方咸秩羣祀某屬茲假守恪共以承惟神貽答

祝文

某昔也來斯上下焦然今既數月人情粗安匪神之賜曷緩憂前屬時多虞敵擾淮堧流徙迸集蕩析可恰豈

無㬥㖂𦝠其間道路陊突驚我民綿勞之遣之期靖里塵惟兹凋郡凜若濟川神其終賜俾無後艱瀝情以告念兹拳拳

祝文

嵗事足成幸獲中稔㞺其至是皆神之賜惟時多艱流徙載道居民驚擾莫枕未遑神其相之俾即于安此邦吏民實終拜神之賜

城隍廣惠祝文

某假守數月未即于戾嵗功以成民用不匱匪神之賜曷其至是廼有羣兇悍俠流徙薄城而屯以數千計縱火行刼雷震田里言言郡城亦敢窺伺姦謀自露動輙敗殪擒戮渠魁脅從弗治餘黨斂迹一境增氣官兵繼集卒聽風靡招收已行靖揣氛祲赫赫威靈遠近覃被豈期小醜敢此橫恣翦之驅之非人力致官吏軍民咸拜大賜安不忘危更祈終惠此境寛憂憂在境外或有突入又勞獮薙惟神相之克善後計潔蠲蕆祀以報以

冀

諸廟祝文

流離之衆羣兇烏合震驚吾民凜凜日暮賴神之靈陰
驅勦殄一郡以安某假守于兹敢不拜賜潔蠲明祀瀝
忱以告惟神其終相之

勾芒神祝文

於皇蒼祇授職厚地布宣木德條達生意俶載于耜言
興稼穡歆我春酒相兹豐歲

梅都官祝文

五緯聚奎昭宋文明是生儒宗發文之萌先生與歐佐佑六經二蘇黄陳俱遜老成如剖太極初睹日星如世瞶瞶初聞雷霆使頌宋德我將維清郎闈鬢霜掩鬱芳聲獨留篇章玉振金聲我懷先生景山與京昔誦其詩今拜其塋道不狥時文不狥名一酹清節凛凛如生尚饗

祭少監劉漫塘文

嗚呼紛彼有生間出爲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跅弛不
群若足有爲詭御獲禽殆失其馳博聞多識古人與稽
畫地作餠慮難療飢董葛不作吾誰與歸猗歟漫塘斯
其儔儷受材于天亦旣瑰奇刻意汗簡鈎元索微慷慨
論事動皆中機自任以重毁譽不移少年莫辦纔露囊
錐厥聞四揚薦墨交𦂳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玉
峉匆天墀顧當盛年牢閉煙扉超然物表山巓水湄譬
彼大木絜之百圍旣繩旣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于彼

道謀乃弃弗視而拾楠樣端平親政弓旌屢貽天子徯
公扶顛拯衰高臥不起蒼生其谷凜凜清節終始莫疵
公豈矯激果於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官雖
詘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望則丕施于家庭井井怡怡
施于里黨扞患賑飢君子為善曰公我師小人為惡懼
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輝較彼在列孰成孰虧嗚呼
四海茫茫同心為誰胡一見我交臂不疑三載尉曹鍼
疾砭癡謂我可教逢人説斯我戇且懦為剖毫釐佩公

誨言生死以之二十年間出處差池慶勞之牘亟往亟來屬我去國僻居海涯音問曠絶浸逾二朞倏有來告公病瀕危謂當有間繼傳其萎或者謂公憂世獻欷痛心傷和藥不可治其有是耶問天遠而嗚呼哀哉諸老凋謝時事日非恃有典刑人尚不迷百川横流砥柱砊其今其已矣人將疇依我之哀慟夫豈為私世道之憂海内之悲我叨誤渥出守江圻相望百舍阻造繐幃束芻走酹盡心矢詞寃而有靈尚其鑒兹尚饗

清獻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卷十九

宋　杜範　撰

傳

黃灝傳

灝字商伯南康軍都昌人自幼敏悟強記與仲兄頤肄業荆山僧舍玩閲窮書晝夜不懈一日別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隣壁閲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自鄉試登太學擢進士第為袁州教授再調隆興府教

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葺齋舍學政大舉當路賢而
交薦之知德化縣首興縣學葺濂溪周端頤書堂凡關
於教化者孜孜行之不倦輯稅籍明銷注寛期以催人
皆樂輸歲旱饑覈民籍以行賑給選邑士以公輸分區
畫周密實惠徧敷其所行州家悉下于旁邑人之被全
活者甚衆又以德安稅重宜均之逃閣武寧創收山稅
宜罷言於帥王藺悉從之二邑以寛藺與漕劉穎表其
治行于朝除登聞皷院光宗踐阼之初天下望治灝當

對首以天德剛健絶聲色嗜好之惑為言遷太常寺簿
議大臣喪據古不撓再對論和買折帛等弊甚悉又論
今之風俗禮教廢闕士庶之家冠昏喪祭皆不復講請
勑有司於政和新儀内掇取品官庶人冠昏喪祭儀刊
印頒降仍許采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大府寺
丞未幾出守常州陛辭奏言願詔中外各條民間利病
來上或損浮費均有無虧有司之吝罷行之到郡勤政
節用各縣置二歷守令親送書其上吏無宿其姦歲大

旱亟舉荒政討論德化已行而未備者悉推行之尋除
本路提舉以一路之責彌重往來周歷未嘗寧居在官
凡四閱月而六至常潤發常平等米以應諸郡者五十
餘萬斛緡錢僧牒不與焉至秀州海鹽饑民伐桑柘毀
屋廬饑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
逋欠見之蹙然曰是不上負德意耶近有旨倚閣旱傷
州縣如夏稅秋苗固當蠲放遂奏乞併秋苗倚閣命未
下慮無以解倒垂之急遽榜行之於是言事者罪其專

輙移居筠州命復寢正鑴兩秩而卒從謅閤之請罷歸故里幅巾深衣徜徉廬阜時乘隻耳騾綏轡徐驅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勉就道入境供具一不受吏事老而益釐民情遠而加親漕計素狹諸郡仰焉計度均用期於兼足引年告老不許移廣東提點刑獄又請得祠以歸感疾久之而卒灝性行端詳志拔流俗學問必審師友淵源之正事親從兄處已酬物秩如也建安朱熹守南康灝登其門執弟子禮問難

商確豁然有契于心自是書問往還疑必質之多所許可嘗復書曰深憂先師傳付之旨至此遂絶今得來問乃知此道猶有望也聞朱熹訃為位哭之哀時偽禁尚譁其徒或有聞葬而不敢訃者灝單車儋簦扶曳千里既卒葬徘徊不忍去者旬日長子杭奉母為浙西總所幹官卒于官所其弟括為建昌軍錄叅聞之恐為母憂且扶護之乏人也即棄官謝事而往其審輕重之義明決若此抑可見其家傳之懿云

王藺傳

藺字謙仲淮之廬江人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所至能於其職除武學諭孝宗皇帝幸兩學藺迎法駕立道周帝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之姓名自是簡在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其一言絶左右之毁譽而來衆正之言杜權幸之請求而行大公之道勿使如牢梁五鹿充宗貢禹康衡之結交石顯勿使如柳宗元劉禹錫韓泰呂温之附麗王

叔文其二言今之從官他時執政豈容任非其人進不以道腊韋患失尸位獻諛知人主之從違而未嘗有正救之言覩朝廷之闕失而不聞有論列之疏專求瑣細以備對揚唯恐一事之背時一言之忤意蘇軾有言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願明示德意訓飭從臣革偷諛之風作忠直之氣其三言貪綦之吏摧剥侵漁以羡餘悦朝廷以賄賂結權要托名獻助而恣貪饕征利斂財以釣官職或超

居侍從或擢為監司雖執政典藩亦且效尤市寵至於中外兵將沿邊帥守權要販鬻皆有主名狐鼠依託氣燄赫然羣小爭趍其門如市請求必獲如探諸囊縱使彈擊不過罷免經營擢用旋即如故儻去貪暴如比者斥胡仰許子中之徒而不用追周極韓梼之命而不行允合人心聞者稱快庶幾齊威王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者之為也其四言淮為江浙藩籬民為藩籬根本豈宜興無益之役而自揺根本無益之役今有三焉和州

泰州開河塡河一也定山創建牧馬寨二也沿江州郡
燒六合城磚三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孔子曰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顧圖不見之怨
思蕭墻之憂其五言近年貴戚特旨除授頻撓朝綱專
狥私欲昔王旦不許其兄子舉進士與韓寘晙爭至其
終子素猶未官陳執中爲相其女爲壻求官執中以爲
非房奩中物而不與豈可壞公道而不恤人言讀未竟
帝喜見顏色明日諭大臣曰王其敢言宜加奬擢遂有

宗正丞之命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言陛下任賢去邪而臣下猶有附麗之行聽言納諫而臣下猶有諂諛之風循名責實而臣下猶有茍且之習清心寡欲而臣下猶有聚斂之政愛惜名器而不能止予奪之偏私總攬權綱而不能絶左右之毀譽大綱不舉而詳法是備誠意不孚而虚文是崇吏治苛而民勞軍政乖而士怨諸路置丞受而開士夫交結之路諸軍置丞受而為監司遥領之名如此之類皆今日事之末得其正者欲事之

得其正莫若來切直之言以通下情令有爲切直之言
則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皆指以爲求名求名之說一
聞而陛下不復知天下之事姦邪之跡矣夫士不使之
趍名而使之趍利乎名者聖人所以綱維萬世而奔走
天下者也聖人知夫區區爵禄刑誅有不足恃而後爲
之名曰名教曰名分曰名節曰名義曰名器凡加之以
名者天下視之以爲防範雖姦雄睨之而不敢有輕心
焉上之人乃欲自輕之乎又言立國大務在民與兵民

者國之根本兵者國之爪牙欲得實惠及民莫如寛卹
州縣使戸部勿急迫於內轉運勿急迫於外欲結士心
以張國勢當使主將恤偏裨偏裨恤行伍庶兵民不致
俱困而根本爪牙兩得之也又言舒州鑄鐵錢歲以二
十五萬緡為額城中置監去江百里灘磧淺澁鐵岸不
通悉市於民不堪其擾乞與減額無使重困帝曰卿議
論峭直尋降御筆王某鯁亮敢言除監察御史時相趙
雄除帥成都即上疏言蜀去朝廷甚遠祖宗未嘗用蜀

人守之今雄在相位累年水旱相仍公私交病災變屢見乃全身而去復捐全蜀以便其私無乃不可乎帝從之既而摶擊慶上人所難言奮不顧身任怨無忌兼崇政殿說書一日帝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不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盡疑天下之士退上疏言陛下聖學日益蔵德日新乃以德宗自警既往之悔想所欲聞有以宫僚攀附而登輔佐者

貳陛下精一之心汩陛下清明之德而外戚始用而武
臣繼之武臣用而財利小人誕妄附麗者又繼之引類
援朋非貪即鄙葢群臣誤陛下非陛下本心何必自疑
而恐有德宗之弊也德宗之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
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財貨今朝廷再置宣撫而軍帥
再逐之武臣無攻戰之勞而以節鉞寵之自鲁懷以財
用交結而取宰相吴淵陳峴葢湮之徒以聚斂而取侍
從近又有以聚斂而厠版曹者至於委任之弊害政尤

大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唐憲宗偏信吐突承璀可不監乎帝嘉納之遷起居舍人奏疏言二三大臣當同心協謀國事某事可行某人可用則相與請而行之某事宜罷某人宜黜則亦如之若面不相規背輙互毀蓄縮首鼠非所望於大臣又奏疏言連歲星變熒惑太白多為兵占頃者湖南之郴寇江西之茶盜二廣之妖賊沉黎之小醜丹陽之饑剽寧國之凶謀幸而勦殄宜豫備禦又三陽用事之時日

中有黑子蔽明之異殆踰兩旬二月三月之交風雨霰雪踰旬不解變不虛生當知警懼君之用人善則爵之惡則棄之今不問其才不才因緣私恩寵以公器如録用舊學之臣之家而某人某人一時同命衆論駭然貪汙已著昇以郡寄臺諫論列反令監司體究監司又昇之由是州縣貪沓尚多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恭舉職給舍殆廢繳駮内侍鄧從義死賜予直萬數千緡而步軍司兵人貧乏至於為盜内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服

用之侈遷轉之易閭諸市里簇談竊議謂今最樂莫如
三官其憤怨也深矣可不思警懼而有以正之乎又面
奏言崇觀間章蔡之徒變國事馴至中外紛擾之害帝
聳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中書
舍人兼侍讀入謝奏疏言臣向者將命北朝往來中原
有黍離麥秀之感因思中原之亂蓋其始也兆於法度
之紛更而其終也成於忠賢之放逐由是朋黨之論日
堅邪枉之類日熾是非之真日亂威福之柄日移國家

之亂於此乎成自是而後賢人君子不復可以容身於
朝姦佞得時閹寺壞政聰明壅蔽於上而下不敢言億
兆怨讟於下而上不得知天下之勢一旦潰決至于今
日陛下聖略神謨昭灼理亂而外攘之效未若周之宣
王今日内修者猶有恨也帝覽疏批問内修之道再奏
云今日急務天下大計在於教化未孚人才未得民力
未寛兵勢未强財用未裕有僭侈之習無廉耻之節守
宰之貪𧕋征斂之苛刻州縣之困匱官吏之煩冗失將

士之心忘戰守之具陛下雖欲為宣王之功業而未修宣王之政事雖有宣王欲為之志而未見有如申甫方召能為之臣願廣求人之方方盡用人之道使才各當職人各自竭政事修飭紀律赫張然後惟陛下所志時旱暵求言詔中外條上闕失蔺奏言今巨貪大猾為民蠹為軍蠹者安意肆志坐享爵禄彼其始何自來哉前者獲焉後者效焉風俗波蕩漫不可收故尋躡他蹊依附餘熱以假借竊取者今猶紛紛人言不平則其心之

不悦可知矣人心不悦則必傷害和氣故上天譴告災
異重仍星辰失行旱暵為虐閭里疾疫人民流徙此豈
可歸之於數葢必有名之者也除禮部侍郎兼吏部侍
郎因講周易徹章帝言其難讀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
二年而易方終帙葢經筵進講月不過二十餘日或賑
朝對班多不及御講殿則又僅半其數臣謂不御講殿
日宜令進入講義清燕覽觀如此庶幾講官皆不廢職
帝喜曰慮不及此卿言是也又上疏言風俗靡靡激昂

奮厲之氣不能勝軟熟偷惰之習廟堂之上不過醻酢
節目而皆非大務監司郡守聚斂無藝國家之元氣政
事之大本民生之司命皆不及講武爵超越人皆輕易
當謹名器以為激勸御筆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
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僑林大中等八人乞賜擢用
及奏言人才之趨向視一時所用如何今朝之職事官
號為收才養望之地而齷齪循默衰病昏聵者居之六
院四轄本以擢縣最備臺察而多舉情故專收掊克六

院架閣率是庸懦至於剛毅特立不屈於人者則往往憚其見用而屏廢之用舍之勢必有以鼓動天下然後可以得人為邦家之光又奏言貪刻之政尚多於州縣愁歎之聲未銷於田里廊廟私意未能一除授之論臺省要任未能罄繩駮之公朋比將成蒙蔽有漸苟賤之行士人不羞贓墨之風大吏不革人思僥倖綱復濶疎昔康澄為後唐明宗言國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願陛下思康澄言六畏漸去而五懼以銷人之意也天之

意也帝為之改容聽納明諭以大用意會以母憂去國服闋除帥江西不期年召還除禮部尚書甫踰月除參知政事未幾孝宗內禪光宗即位除知樞密使光宗厲精初政而公亦不存形迹除目或從中出有未愜人心者公輙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之以為不可因應詔奏言天下之治無他其要在君志之先定願陛下先定聖志國之所恃者曰民曰兵曰財曰紀綱曰版圖今民窮兵冗財乏紀綱廢弛版圖未復甚可畏

也儻聖志先定則事事一新志不先定則日復一日天下事去矣條列八事上之一曰擇邊帥以責久成二曰越繩墨以收奇傑三曰懲姑息之弊四曰儲三衙將帥五曰止絶内降六曰貴重武爵七曰罷額外軍官八曰去御前祇應名色皆當世務要援引祖宗成憲請遵而行之疏入不報諫臣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改祠官易鎮蜀不就復領祠除帥江陵寧宗嗣位易鎮湖南久之臺臣論罷歸里奉祠者七年微疾而薨簡氣貌魁岸才量

軒闢初受知孝宗感激殊遇每有論奏輙盡言無隱凡將相近臣大帥巨閹不協于法悉抗疏極論旁觀慴氣股栗而藺山立不移事無大小造膝密啟莫知何語至有罷行人始知之一時聲望赫奕雖庸人孺子聞其名亦竦立起敬嘗使金人謂接伴曰兩朝歲遣使南北通驩北朝使者即南朝臣子胡為弗虔請白諸北朝凡遣使者勿用憸人無使如魏正吉烏凌阿天錫張九思之頡頏不恭色正詞厲接伴拱聽公歸以奏孝宗曰卿如

此諭此耶後北使來問公起居曰王尚書尚無恙否蓋其直諒剛正雖敵人亦敬畏之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世所罕儔其後卒以言者排詆去國亦所遭之時然也平生所為文奏議最多傳于世

詹體仁傳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人初後舅張氏既為之立嗣乃復歸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屢獲强盜郡欲奏其功謝止之再為湖州歸安丞張氏祖母死終喪為泉州晉

江丞梁丞相克家薦于朝召為太學録遷博士尋遷太常博士時髙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謚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没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武丁謚為髙力爭之議始决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繼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就遷司農少卿剗革舊弊軍餉饒足諸郡積逋百餘萬奏上悉蠲之時有逃卒千人入大冶鑄鐵錢亂幣法體仁言於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若遲報賊計行矣於是群黨亟壞

人不知警名為太常少卿時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體仁深陳父子至恩激廷臣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禮臣言本營思陵自思陵而西地勢益卑下非所以妥靈也宰相不聽爭之不已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罷以爭山陵事罷歸凡八年徙雪川諷詩讀書悠然自得復龍圖閣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曰是薄而小不足以盡地力更造農具為圖授之民以為便移知鄂州

除司農卿再為湖廣總領戍卒聞其來歡然相告曰復
得吾父矣尋以病卒名命適至時論惜之幼學于建安
朱熹沉潛經訓徧考群書百家朝夕誦說本末條暢其
居官以盡職利民為心在浙西開渠浚湖以備水旱散
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在湖廣出百萬緡以權楮幣䉾
腐糴新以美軍餉在鄂築武昌萬金堤在桂閣稅錢一
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而所至未嘗以匱告其立朝
容扶善類進達人才請於周丞相必大疏納知名士三

十餘人後亦多顯擢云

蔡元定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頴悟異於常人八歲能作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其父發示以西銘等書既又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且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自幼而沉涵其義既長而辨析益精時建安朱熹為學者所宗遂師事焉年四十不就科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歷論薦于朝召之

以疾辭既而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建鄴經都城朝之
名宿無不傾倒有欲言于上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西歸
自韓侂冑專政十餘年間指道學為偽學引繩排根以
傾善類然莫敢誦言攻朱熹者繼何澹劉德秀為言事
官輙上疏詆之且及其從游最久者元定知不免嘗簡
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命下謫道州親
故送別酒酣賦詩有曰執手笑相别無為兒女悲衆皆
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道州來學者

漸衆元定憂之曰神人惡衆吾殆不免也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一日謂其子沉曰為我謝客且安静俟命凡九日命移寢正室而卒時慶元四年後九年侂胄誅始贈迪功郎元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而尤精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制度數凡古書竒辭奥義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

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埜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今不復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傳于世叙正邵氏歴法未就子淵知方沉沆能卒其業焉

清獻集卷十九

清獻集卷二十

附録

宋史列傳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少從其從祖煜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六年選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攬大政兩

年于兹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
憂夫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
薫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
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
私德天倫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
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
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
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

美不著同列之意不乎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祕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

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末罷其事小臺諫之

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匽
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
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
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
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而為國豈容以私而害
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
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
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

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
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
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
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
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
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
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

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敗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鹽軍群聚而而剽刼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

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説書大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黄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冐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

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

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奨臺諫為
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
名内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虚可以盖實哉範始以不
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
俱壊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横啓邊釁幾危宗
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
外國具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
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

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諫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

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
闗邊臣以啓孅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
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嗚復久
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
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
臣論嗚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
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
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

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劵猥輕物價

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城都

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盖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

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决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讎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内

庭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减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

習以新天下出宫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寛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宫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狥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狥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洛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閭門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

軍伍許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東國鈞者惟

私情之狥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盡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耀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

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内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

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
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
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内外之限使宮府一
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
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貼衛不當為
狥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
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
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

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
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
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
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
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缺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
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
上下堅守則訑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
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

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顧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隙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

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証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証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宫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

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狥國若以術相籠駕非範所屑為

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豈不重可惜哉

清獻集卷二十